

美国政要热读

之

罗斯福王



〔美〕埃德蒙·莫里斯 著

【下册】



T H E O D O R E
R E X



北京出版社 出版集团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GROUP)



文津出版社

美国政要热读

罗斯福王

〔美〕埃德蒙·莫里斯 著

【下册】

文

THEODORE
REX



北京出版社 出版集团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GROUP)



文津出版社

第十八章 最公正的革命

1903年9月29日，当总统回到他的办公桌前的时候，他接待的第一位客人是海军部长威廉·亨利·穆迪。随着埃利胡·卢特的退出，49岁的穆迪成为政府内部新的“强势人物”。他以好强的野心、深沉的思考和聪明的头脑著称。当他还是马萨诸塞州的一位小律师的时候，他就引起法官奥利佛·文戴尔·赫尔姆斯的注意。后来，当上众议员之后，他又给当时担任海军助理部长的西奥多·罗斯福留下深刻印象，有时他还会惹恼罗斯福。虽然在那些日子里，穆迪不希望美国与西班牙发生战争，但现在他也逐渐感到美国将来会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它的前进需要依靠一支日益强大的海军的推动。它觉醒的时刻，就是自由到处喷涌之日。

自从16个月前加入内阁，穆迪基本上是在罗斯福的卵翼之下——与总统一起到英格兰进行倒霉的访问、作为煤炭罢工事件和委内瑞拉危机的顾问、与总统一起乘火车去加里福尼亚。两个男人看上去就像是哥俩：胸脯结实、面色红润，长着大脑袋，留着短胡须。他们都有哈佛毕业生的礼貌，演讲时有时结巴，而且都非常热情。但罗斯福的热情是发自内心的，而穆迪的内心却是冷峻的。他是一个无人可以融化的清教徒式的人物。他也是内阁

成员中惟一一位单身汉，每每会在深夜拖着因为风湿而微微颠簸的脚步独自一人回家。

来到白宫之后，他就运河问题发表了一次讲话。他说，如果哥伦比亚国会“存在一丝改变主意的可能”，罗斯福将避免采取任何行动。穆迪还强调，总统“认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其最终的解决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

在驱散了美国想要对哥伦比亚动武的谣言之后，罗斯福故作姿态地与塞缪尔·高姆波斯及其他劳工联盟的领袖见面。他把会面安排在晚饭后，这样可以有充足时间和他们讨论政府印刷办公室事件。他要“好好触动”一下高姆波斯。劳工一方必须明白他们也要公平地做交易。

“在这件特殊的事情上，我也要像面临战争或其他危机一样，不能计较我个人的得失。要想拿明年的竞选来威胁我真的是浪费时间……如果我仅仅是为了继续维护总统头衔就和别人做交易，这就是丧失自尊。就像是我应该拒绝接受放弃对北方证券公司的调查，或者撤消去年的托拉斯立法一样，我这次也拒绝在弥勒和工会问题上作出任何妥协。”

威廉·弥勒是国家出版署的工头。他声称自己的解雇是因为装订速度加快造成的，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报复。可现在装订工人试图对弥勒进行道德控诉，说他有三个妻子。罗斯福感到很尴尬，只能从道德角度讨论这位工头的问题，而这个案子本身也成为“一个新的案例”，需要按惯常方式解决。

反对自由雇佣企业和公开婚姻情况的浪潮掀起后，罗斯福收到他一生当中最恶毒的信件。十几个州的工会反对他参加1904年竞选。很明显，如果他不满足劳联代表们的意愿，他将失去曾花了很大功夫才争取过来的选区。他猜想这些人会提什么问题，

并就此起草了一个“答复”，让穆迪、甘菲尔德和考特尔庸检查了一下，接着就让人打印出来准备散发。当晚9点15分，高姆波斯和四名助手来到白宫的时候，这份答复已经在他的上衣兜里了。

来者之一是约翰·米歇尔。一年前他还是一位漂亮的工会领袖，现在却发生很大变化。他的双眼由于过度饮酒变得浑浊，身体开始发福，步态也因为有疝气病而显得僵硬。尽管他因为领导过大罢工而名噪一时，但煤炭工人的生活状况仍然没有得到足够改善，工人也依然在超负荷工作。他们增长的10%的工资也由于通货膨胀而抵消了。

罗斯福认为高姆波斯是个很好对付的家伙。这位劳联领袖在目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急于避免对抗。他还没有把劳工事件的来龙去脉看一遍，就把弥勒的名字划掉了。这样罗斯福就可以推出他的声明了。

“我感谢你和你的委员会同仁，”总统大声念道，“我也珍视这次和你见面的机会。”他们不得不听他念完。

“我请求你们记得我是如何处理政府和雇员之间的关系的。我必须用国家的法律指导我的行为。这些法律是我发誓要捍卫的，也是使美国在作为当事一方的案件不同于其他案件的原因。颁布这些法律是为了整个人民的利益……我再也不能通过一个人是否属于一个工会而决定支持还是反对他，就像我不能通过一个人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犹太人还是异教徒就支持或反对他一样。”

弥勒在家里的生活习惯与他所追求的自由不符。作为一位联邦雇员，他在原则上已经违背了工会的立场。声援他是滥用行政特权。“这就是我的决定。”

这堆人走出办公室。在停车处的灯光下他们显得神情黯然。秘书卢艾贝把罗斯福的声明发给记者。高姆波斯知道他将被新闻大加渲染，拒绝发表任何评论。“这样做不太礼貌。”他说，然后大步流星地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第二天早晨的社论几乎一致支持总统。极端工会仍然持保留态度，但高姆波斯为了照顾公众的情绪，设法阻止了劳联大会酿成反罗斯福的运动。自由雇佣工人成为政府的政策。“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您的政府最大的举措。”雷·斯坦尼德·贝克这样说道。贝克没有认识到总统正在酝酿更大的举措。

“你也许会注意到我从未在公共场合说过运河一事。”罗斯福10月5日写信给马克·汉纳时说道，“我必须暗示出这一讯息。”11月他将召开国会特别会议，表面上是为了得到两院批准《古巴互惠条约》，而事实上也是为了获得在紧急情况下，有可能对巴拿马采取行动的立法支持。

毫无疑问，从现在的情势来看，巴拿马必须尽快从哥伦比亚联邦中脱离出来。波哥大拒绝接受运河条约，华盛顿很明显也接受了这一现实，等于决定了海峡地区的命运。这里的人民将不仅失去长期以来梦想得到的水道，把自己的财富分给美哥两方，而且，一旦尼加拉瓜的运河通行之后，他们的铁路也将显得多余。如果没有高速公路、桥梁，只拥有小型工业和少量的贸易，他们还不如重新生活在丛林时代。

总统禁不住感到十分同情。这是一个地势崎岖的小国，大约有南佛蒙特那样宽，一半地区都是热带雨林，很难进入，且一直延伸到哥伦比亚的山脉地区。从地理上讲，它属于中美洲。它惟一与南边大陆的陆地交通是通过海运或骡车。从这里发一封信到波哥大大约要15天的时间，如果最后能到的话。运税金的车是

这里惟一可靠的交通工具。

巴拿马作为哥伦比亚一个省的政治地位也同样脆弱。它在1821年自发加入新格林纳达联盟，1830年分离出来。波哥大12年之后重新宣布控制这一地区，从此之后巴拿马一直处于不稳定的半自治和被征服状态。罗斯福估算，自从1846年以来，该地区发生过不少于53次动乱、平民骚乱和暴动。至少有10次（6次是应波哥大的要求，2次是在罗斯福执政期间），华盛顿帮助镇压暴乱，封锁了巴拿马铁路运输。

美国的借口是因为巴拿马有可能爆发内战，因此需要立即维护其铁路中立。现在，所有贸易国家享有的对巴拿马运河的永久性权利被一个政府的“腐败主义分子”所侵吞。“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肯定要转向尼加拉瓜，”罗斯福写道，“我感到我们当然在道义上是占优势的，因为我们与1846年条约的精神相符。我们有权进行干涉，并按照条约修建运河。他们无权干涉。”

这里的“因为”与阿尔伯特·肖在《评论的评论》这份美国最有影响的评论杂志中的喧嚣完全不同。波哥大试图胁迫美国交纳一千万美元的“敲诈冒险”侮辱了美国，肖写道。华盛顿应对巴拿马的分离主义者持“同情态度”并支持他们的革命。

罗斯福试图安抚这位编辑，告诉他说：“尽管如此，美国人民不想背上用武力强迫建造巴拿马运河的名声。”但是，这种敲诈的主题仍是他即将在对国会的讲话中不得不提到的：

“以下情况向各位介绍，求得明鉴：

出于国际商业利益和这个国家商业利益的考虑，建成一条运河的要求非常迫切。哥伦比亚拒绝对我们的真诚和热情做出适度反应，拒绝和我方达成协议，使我方认识到，美国必须立即采取以下行动：要么停止修建运河的计划，马上开

始修建尼加拉瓜运河；要么购买法国公司的通航权利，不再与哥伦比亚讨价还价，等待运河建成之后使用……我感到后一种选择更符合这个国家的利益。因此，我提请各位注意，提出你们的建议。”

他谨慎回避了会出现对美国自身利益不利的“错误行为”一词。威廉·纳尔逊·克伦威尔10月7日兴匆匆地来见他，又兴匆匆地离开。“一个典型的革命者，”罗斯福评价道，“神秘得很，就像是在玩游戏。”但三天之后，总统接待了一位更难打交道的人士。

菲利浦·瓦里拉在助理国务卿卢姆斯的陪同下前来拜访，他看上去身材矮小，甚至还不及他陪同者的胸部。罗斯福看第一眼就意识到，他肯定性格警觉、野心勃勃。再看看他突出的充满智慧的脑门，他那一双“决斗者般”的眼睛，像玻璃一样寒光闪闪。很多人在第一次到总统的行政办公室时，都显得有些紧张，而他看上去却平静得很。罗斯福感到自己被俘获了。

他知道此次的来访肯定“深有目的”，但不便于直接说明。卢姆斯介绍说瓦里拉是巴黎圣马丁公司的新合伙人。他们先是谈了一会儿法国的新闻界，避免涉及巴拿马问题。接着卢姆斯提到德里法斯事件。瓦里拉提供了如下线索：

瓦：总统先生，德里法斯将军不是这场有争议的政治运动中惟一的受害者。巴拿马是另外一个。

罗：哦，是的。你为巴拿马的事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瓦里拉先生。那么，你是认为如何解决目前的僵局呢？

瓦：总统先生，一场革命。

罗：一场革命……有可能吗？（转向卢姆斯）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我们过去的计划会如何？

卢姆斯仍然沉默。总统故意装得很吃惊。他接着提到约翰·巴塞特·门罗的建议——“要求”哥伦比亚签订一个运河条约。罗斯福问瓦里拉道，是什么让他想到革命。

“仅仅是对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考虑，总统先生。”瓦里拉回答得很含糊，不想纠缠于细节。但他还是禁不住要问美国是否会支持巴拿马的武装起义。

罗斯福回避了这个问题。

“我没指望您能回答。”

“我无法回答。”

“您是否会保护哥伦比亚的利益？”

“我也无可奉告。”

总统只是说由于哥伦比亚拒绝接受她自己曾批准的条约，因而丧失了美国提供任何帮助的可能性。“支持这样一个的政府对我们来讲没有什么用处。”

双方都盼望会面能早些结束。他们已经把对方的心思揣摸得很清楚了。罗斯福感到，如果说有什么人能够让巴拿马发生一场革命，那么肯定是这位身材矮小但力量巨大的外国人。瓦里拉也确信美国会想办法支持他。

总统失言说出“计划”一词也许并不是不由自主。当他见过瓦里拉等军官和绅士之后，他确信自己的信心不会被滥用（然而，需要谨慎“使用”他的信心）。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在一起的时候变得更加坦白。他告诉门罗教授说，如果巴拿马发生革命并在“适合情形下”建立独立政府的话，他会承认这个国家。

现在他也告诉阿尔伯特·肖，他愿意听到海峡地区发生起义的消息。“但是我如果在公开场合这样说，就等于煽动暴乱，因

此我不能这样讲。”现在他在工会主义者、南方人和华尔街银行家那里不太吃香，因此他在言辞和行为上都不敢冒险。稍有不慎，他就有可能再次被指责成一个卤莽的帝国主义者。

约翰·朗这时不合时宜地在《瞭望》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兴高采烈地回顾过去当罗斯福担任海军助理部长的时候，曾经想“派遣一支小分队穿过海洋去袭击当时与美国关系尚处和平时期的西班牙舰队。”罗斯福愤怒地矢口否认了这件事，但是他政府的批评者认为，哥伦比亚应引以为戒。“他是最富有冒险性的一任美国总统。”《费城记载》宣称。

《路易斯维尔信使》杂志的亨利·瓦特森也写了一篇文章，指责说美国纳税人给诺威尔公司的四千万美元有一半都被各种各样的美国参议员、院外人士、工程师和专栏作家吃了回扣，而巴拿马是这些“小偷们”发财的原因。尽管没有人相信罗斯福“参与了偷窃，但他被太多的各方集团牵扯进来。只有一个诚实的办法解决：快点使用尼加拉瓜通道”。“时间不多了，总统先生！”瓦特森大声疾呼，“您是采取行动，还是要继续玩下去？”

菲利浦·瓦里拉针对瓦特森的文章，在《太阳报》上发表反对文章。他提到，用于筹建运河的钱没有一分被非法分配。所有资金事宜由诺威尔公司负责。“除了技术性的原因，在巴拿马修建运河好处多多。”

瓦特森针锋相对，专门发表文章批评“香草豆先生”。给瓦里拉起这样一个外号，比攻击他参与腐败更让人恼火。

巴拿马革命党任命一位老医生古瑞罗来纽约与瓦里拉会面。他称，一位自称是“W”先生的美国中间人向他透露，罗斯福政府至少将秘密提供六百万美元支持他们的事业。可用这些钱购买战舰，阻止革命发生后哥伦比亚向海峡增兵。瓦里拉要他忘了捐

钱的事。

罗斯福在行政办公室暗示，一个更现实的做法是，要求美国海军按照条约的义务，为保证巴拿马海峡的交通通畅提供保护。古瑞罗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革命党对哥伦比亚在巴拿马城驻扎500名军人不会感到过于担忧了。这些人多年以来被波哥大忽视，且工资低廉，贿赂他们参加革命应该没有什么困难。

瓦里拉慷慨地许诺说提供十万美元做这项工作。如果不能从纽约银行借，“我可以自己出这笔钱”。

正当这些密谋者在市中心握手的时候，威廉·纳尔逊·克伦威尔准备前去巴黎。“这场冒险的游戏”很快就让他感到难以驾驭。他担心可马罗金总统发现他也参与了与巴拿马人的秘密策划，会因此取消诺威尔公司目前的权利。

还有一种可怕的可能是罗斯福也许会决定开挖尼加拉瓜运河。在出发之前，他最后写信给罗斯福：“您无畏和娴熟的政策将会为这个重大的问题找到答案。”

10月15日，为巴拿马的未来已经投资无数的瓦里拉回到华盛顿，想看看约翰·海是否能够向他提供什么罗斯福曾经说过的话。国务卿在家中接待了他，充分显示了卓越的外交技巧。他先等瓦里拉提出巴拿马暴乱的事，然后同意说革命很有可能发生。“但是，”他话锋一转，“我们不会袖手旁观。”

他提到目前正有一小队海军舰艇向旧金山集结，下一步就是“驶向海峡”。传言说拉美有一些国家可能发生政治动乱。接着约翰·海突然改变话题，或者说似乎是改变了话题，说“我刚刚读完一部不错的小说，叫《迈克尔将军》”。

他拿起这本里查德·哈丁·大卫最新的冒险小说，说这是关于一位幸运的美国士兵去中美洲访问，被招募为革命军的故事。

他的司令是一位理想主义的法国人。“拿去看吧，”约翰·海说道，“你会喜欢的。”

那天晚上，在回纽约的火车上，瓦里拉饶有兴味地阅读着《迈克林将军》这本书。越读他就越觉得自己像这位法国将军，在丛林里为“正义和进步”而战。但是，这本书又让他担忧起不确定的明天。当他再见到古瑞罗的时候，他已经有了拿破仑般的勇气。他递过一份军事行动计划，一份独立宣言，一份共和国宪法草案，以及“和我联系的密码”。他担保美国会在巴拿马革命后的48小时内提供保护。

古瑞罗接受了这些文件和这个许诺。但是，他并不十分乐意接受瓦里拉后来的话：“谁也不会比我更明白美国的最终目标，就是建成运河，并以最好的方式达到这个目的。因此，有必要委托我作为新共和国驻华盛顿的代表。”

古瑞罗惟一能说的是他将和同事讨论这件事。而瓦里拉那边已经高兴地开始设计国旗了。

当天夜里，两位年轻军官，一位是常希·赫胥黎将军，一位是格瑞森·莫非上尉，来到白宫秘密汇报他们最近在巴拿马的旅行。罗斯福颇感兴趣地听着。是他专门派他们去的，主要是去调查运河地区的战略路径如何。

他们肯定了瓦里拉所说的革命，说有可能本月进行，要么是在11月初。他们装扮成英国游客从科隆乘火车去巴拿马城，后发现和琼斯·奥巴尔达坐的是同一个车厢。这位省长和他的助手以为两个外国人不会讲西班牙语，因此公开、当然不带任何热情地说起脱离波哥大一事。赫胥黎将军体会到他们在谈论这些的时候有一丝忧郁，因为过去巴拿马的革命都失败了。

他和莫非也听说有一位德国的院外游说人士对哥伦比亚参院

施加影响，促使其反对条约。议员的投票被一一收买——从七千到一万美元价格不等。还有一位美国铁路公司的人在他“极其有魅力的妻子”的敦促下，一下子就购买了好几个反对票。

后来，赫胥黎去除伪装，与当地的革命党人会面，才得知他们极需要军事援助，甚至要他统领三军。如果能够成功地领导巴拿马获得独立，他和莫非上尉可获得华盛顿支付运河使用权一百万美金的四分之一。

赫胥黎谢绝了他们的邀请，解释说 he 是一名美国军官，只能在一个国旗下服务。但是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提供一些战术建议（包括如何占领停泊在巴拿马城的哥伦比亚战舰等），还可以提供一张得克萨斯军火供应商的清单。作为交换，他得到革命党目前老底的情况：500 人的军队，2500 件武器，以及 36.5 万美元的资金。

总统并非被动地听赫胥黎和莫非的描述。他不断地就海峡的地形情况和政治情况提出问题，给二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们甚至有点希望他说，美国将避免在那里采取直接军事行动。这样他们就能够告别公职，成为真正的迈克林将军。但是他没有做这样的许诺，就送他们走到外面的茫茫黑夜中。“那里正在进行着我们的革命。”赫胥黎难过地说道。

罗斯福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考虑赫胥黎和莫非的报告，结果他非常认同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观点。“政府必须有一个行政机构能够承担责任，并抓住机会。”他在一个有乔治·黑文·帕特那姆参加的午餐会上如是说。老“安德鲁国王”不是圣徒，但他从不犹豫地“扫除任何阻碍行政部门采取行动的障碍……现在，黑文，我听见你在笑。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周一，白宫和海军部之间电报频传。南方各州集结了一个营

的海军，并被命令于10月29日开往古巴的关塔那摩岛。穆迪命令“波士顿”号秘密驶往离巴拿马城不远的尼加拉瓜的圣吉安多萨“待命”。“石头”号、“协和”号和“怀俄明”号（按照约翰·海对瓦里拉的警告）前往阿卡普尔克。在漫长的军队集结过程中，还有刚刚从科隆启程的“那史维勒”号战舰。如果它驶过哥伦比亚，肯定会引起哥方的怀疑，因此，这艘船被勒令前往古巴的卡曼尼。

同时，“尤卡塔”号正在从科隆驶向纽约。古瑞罗博士在船上。他看上去神情庄重，因为他的马甲下穿着为巴拿马独立制作的丝制国旗，是瓦里拉夫人亲自缝制的。他也许不知道五年前，“罗斯福的钢铁骑士”们也曾乘着同样的战舰、怀着同样的光荣梦想向南行驶。

更具讽刺含义的是，10月23日罗斯福再次犯了疟疾热。这是自圣地亚哥运动以来留下的病根。整个下午他都躺在沙发上，倚着明亮的火焰，伊迪丝则在一旁织毛衣，时不时地捶捶他的后背。

10月26日，《纽约先驱报》的巴拿马记者（其兄弟是革命党成员）报道说，70名反哥伦比亚的起义者“侵入”海峡。奥巴尔达省长派遣100名士兵对抗，击退了巴拿马城游击队的进攻。

10月27日，罗斯福过45岁生日，邀请古瑞罗博士来家。总统这时已恢复健康，在共有18道菜的晚宴上兴致勃勃。古瑞罗不得不坦言，他惟一得到的援助是一位只有五英尺四英寸高的法国人的许诺。

瓦里拉果真说到做到。他已经把自己的十万美元从巴黎转到纽约。但是，他的态度强硬。他给古瑞罗制定了苛刻的条件。只

有当他收到一封确定革命已经成功、且他已经被任命为巴拿马驻华盛顿的全权大使的电报之后，他才可能把钱汇出。接着，他会促使罗斯福政府保护并且尽快承认这个新的共和国。“对你来说真正危险的时间，是从革命开始之后到你把电报发给我后的48小时。”

通过对美国战舰、哥伦比亚兵援（已经开始部署）、以及渗透在海峡各地的革命党人的三边形势分析，瓦里拉估计最早要到10月29日才能听到消息。当古瑞罗终于在那天发来电报之后，瓦里拉暗自庆幸。但电报的密码电文他很难理解：“命运新闻糟糕有力猛虎。敦促蒸汽科隆。史密斯”。

他至少能破译一部分。命运：瓦里拉。新闻：哥伦比亚军队抵达。糟糕：大西洋一侧。有力：在五天之内。猛虎：不少于200人。史密斯：古瑞罗。但“敦促蒸汽科隆”好像并不符合密码。“敦促”肯定是英语，“蒸汽”不是美国英语就是西班牙语。应该是蒸汽船！

对方要求他在11月2日哥伦比亚军队抵达之前派遣美国战舰到科隆。瓦里拉抓起旅行包就登上了前去华盛顿的火车。

弗朗西斯·卢姆斯在家里接待了他，态度冷漠。第二天一早，瓦里拉就来到拉法耶特广场，犹豫是否敲约翰·海的门。这时卢姆斯不知是偶然，还是有意地撞到了他。现在助理国务卿变得很亲密，如果不是很神秘的话。他说道：“如果1885年的悲剧重演的话就太可怕了。”

当瓦里拉乘着国会的专列返回纽约的时候，他推断，卢姆斯的意思是告诉他美国不希望听任政府军焚烧科隆，不希望上一次巴拿马暴动时的历史重演。这就是说，美国的海军力量正在行动。他在火车上读到关于“那史维勒”号战舰的报道，称该船已

经离开古巴，来到牙买加的肯斯顿，正在去往海峡的路上。以每小时十海里的速度计算，500海里的距离需要两天的时间，还需另外12个小时做必须的准备。瓦里拉在巴尔的摩跳下火车。

现在是1903年10月30日中午12点10分。他向巴拿马城的“史密斯”先生发了一份电报：

“一切就绪。一吨半会到达。”

“一吨半”指两天半。从现在算，就是说“那史维勒”号会在11月2日较早时候抵达科隆。革命的时间也许会被推迟，但决不可能妥协。瓦里拉等待另一辆火车，知道自己现在做不了什么事。他已经成功地敦促美国向科隆派出“蒸汽”，现在就看史密斯的了。

10月末的阳光照在白宫的网球场上。罗斯福正在场地上大汗淋漓。尽管腰围渐宽，还伴有阵阵袭来的刺痛，他还是成功地接起詹姆斯·甘菲尔德扣来的一个球。接着，他收起拍子，准备承受11月投票的考验。

他有一个毛病，即总是对选举感到忧虑，甚至是在像现在这样一个非选举年。大约有13个州将要改选州长、市长和当地的议员。其中只有三个职位由于共和党内部的争斗让他感到担心。在纽约州，党内严重分裂，给这个州十分重要的投票带来消极影响。在特拉华州，他受到指责说对共和党的两大派别态度暧昧，其中一派有腐败的嫌疑。在俄亥俄，汤姆·约翰森参加州长竞选威胁到马克·汉纳的再选。罗斯福希望约翰森被击败，因为汉纳如果再次当选参议员，他就不太可能想着参加1904年的总统竞选。

至少从伦敦发来了好消息。埃利胡·卢特、亨利·卡波特和乔治·特纳在阿拉斯加边界法庭上几乎获得全胜。加拿大只剩下

少数几个象征性的小岛。朗齐(目前作为一位布来明人士当然感到欢呼雀跃)兴高采烈地写信给罗斯福说,总统不应该担心目前国内政策所面临的窘境。当然,罗斯福一般来讲非常受欢迎,且获得成功,这些事情的发生是不太讨人喜欢的。不过,“我想从根本上讲,您与以前一样强有力。”

如果是这样,且周二的选举结果理想的话,那么政治意愿对罗斯福来讲反而成为第二位的事情。目前,他把所有心思都放在海峡地区即将发生的革命事件上。现在“不仅是履行责任的时候,也是政府面临机遇的时候”。的确,“机遇”是他喜欢的一首华盛顿诗歌歌颂的主题。这首诗被已故参议员约翰·因盖尔挂在他书桌对面的镜框里:

“我是人类命运的主人!
名誉、爱情和财富就在脚下守候;
我走过城市和田地;
我穿过遥远的沙漠和海洋,
我经过茅舍、市场和宫殿,
早晚我会扣响每一扇门扉!
如果还在沉睡,醒来吧;
如果还在欢宴,请在我离开之前起身站立。
这是机遇降临的时间,
那些跟从我一起光顾每个州的人
带着死亡的果敢,征服了每一个敌人死里逃生;
但是那些迟疑不前或犹犹豫豫之辈,
理应获得失败、遭受贫穷或悲哀。
刻意追逐和苦苦哀求,对我,都是徒劳。
我无以回应,也无以补偿!”